

情感小说

FICTIONMONTHLYFICTIONMONTHLY

精品丛书

小说月报·原创版

《小说月报·原创版》编辑部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精品丛书

小说月报

原创版

《小说月报·原创版》编辑部编

FICTIONMONTHLYFICTIONMONTHLY

情感小说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说月报·原创版》精品丛书. 情感小说 / 铁凝等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0.1

ISBN 978 - 7 - 5306 - 5492 - 7

I. ①小… II. ①铁…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3696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23.25 插页 2 字数 346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册 定价: 38.00 元

目 录

001	巧克力手印	铁 凝
009	爱某个人就让他自由	黄蓓佳
074	相约怡潇阁	迟子建
122	孩子,快跑	衣向东
161	轻佻的祷词	鲁 敏
209	离婚以后的男人	胡学文
243	绑定爱情	傅爱毛
279	杏林春暖	徐 坤
314	跷跷板	侯 隽
346	俞丽的江山	阿 袁

巧克力手印

□ 铁 凝

穆童把磁卡插进钥匙孔打开919房间,顿时觉得自己喜欢这里。这是一家商务酒店的普通单人间,不大,但布局紧凑、合理。小巧的冰箱,小巧的写字台,台面上为电脑设置的插孔结实、规矩、一目了然;明亮的落地窗前两只小巧的米黄色布面沙发和漫地的土粉色长绒地毯抵挡着客房的呆板……当然还有床。床的宽度是那种一米二的,比一般的单人床要宽,可你又绝不能把它叫做双人床。穆童满意这床的状态,它比双人床收敛,比单人床又显出那么点舒坦和开放。她想,她几百里地从她的县跑到这省城,订到了这个酒店的这样一个房间,她是订对了。省城就是省城,虽说这不过是一个经济型的单间,在气质上也远远超过她那县里所有的大宾馆。这个单间是配得上她和他的见面的,她需要和他见面。

这样说起来,穆童和他的见面仿佛有点上赶着。虽然在一开始,事情并不是这样的。穆童是她们那个县里农科所的技术员,他是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的一个项目负责人。两年前他带着他的项目小组到她的县尝试大面积栽种一种名叫火龙果的水果,在那儿他们认识了,并且很快就好得不一般了。那时北方人很少看见火龙果这种热带水果,这两年才见得多起来。但大多数北方人不爱吃,人们尤其不喜欢它的口感:面乎乎的,却既不像芋头那么香腻,又不似香蕉那么甜爽。这火龙果的灰白色果肉丝毫也不像它的外表:浑身上下那大红大绿的热辣辣的艳丽,和由此造成的怪异而强烈的视觉侵犯效果。他的小组选择她的县种植火龙果不是为了吃,是要从中提取一种食品工业需要的天然食用色素,这种色素获取的利润,将远远高于火龙果作为水果的价值。他们成功了。两年当中,他至少去过十几次那个县,为了试验的成功,他理当前去照应;但也可以说,为

了对穆童的照应,他不停地前去。

“照应”这个词用在水果身上和用在女人身上还是有些差异的。人类照应水果似含一种柔软的悲悯;男人照应女人情况便复杂得多,特别是如穆童这样自认为处在恋爱中的女人,她所需要的那份情感,仅是一个“照应”仿佛还担待不了。她需要爱,忠诚,和对诺言的信守。那么,他对她是有过诺言的。让我们大致想象一下:他在远离家庭的偏僻小县,栽种着乏味的火龙果,伴随着一段乏味的日子,遇见了穆童这样一个离了婚的女人。他听到了人们对她的一些议论,第一她不能生育,第二她会树上。当他们交往更深之后,他才知道她的不能生育和她的会上树本是有关的。少年时她不慎从高高的白杨树上掉下来,落在一丛乱树杈上,虽保住了命,树杈却摧残了她的那部分器官,从此她就不再具备生育的条件了。他带着好奇观察她,发现她十分瘦弱,并且喜欢蹙眉,有点像自卑,有点像发愁,却不像带着痛苦。他下意识地把她同自己的妻子做了个比较,妻子属于欢眉大眼的那种,这位穆童却是蹙眉时刻整个脸才生动起来,带出那么点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轻微的固执。而在平时,她的面部少有表情,呈现一种小地方特有的欲念不多的狭窄的平静。他觉得他被她打动了。她何以会上树呢?他无论如何不能想象,即便他们最尽情地做爱之后他也不敢向她提出这个问题。有一次他们在乡间散步,在一棵白杨树下,她突然要求为他上树。“你看着,我要上去。”她对他说。他还没有反应过来,她人已经跃上了杨树。她纤细的胳膊环抱树身,两条腿也自然而又亲密地勾着树干,她就那么轻巧地带着节奏感地向树顶蹿去,使人无法相信树上的女人已经三十多岁。那不是粗野,实在是有种让他惊异的性感。当他仰望高高在上搂住杨树的她时,一种由新奇、嫉妒而生的激情来到心中。紧接着,冷不防,她“刷”地从树顶滑落到地面,从背后搂住他的脖子,一如刚才搂着杨树。他对她的诺言可能就是在这样的时候说出来的,她当然立刻就听见了。麻烦也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产生的:男人往往在许诺的同时就已经开始惧怕这许诺了,虽说他们的灵魂在许诺的那一刻并不虚假。

穆童做着和他结婚的美梦,不断地想着他对她说过,他不在乎她不能生孩子,反正他已经有了孩子——他有孩子,而且还没有离婚。她从来也不知道是不是跟妻子提起过离婚,近一年来,只是越来越觉得他在竭力模糊离婚这件事,并且开始了对她的躲避。当他们见面的时候,她的被照应感比被爱感要突出得多。有时她负气地想,倒不如没有这诺言横在两个人中间,没有的时候一切反而

是放松、自然的；有了，却变得机械、生硬了起来。但是她毕竟已被这诺言陶醉得不能自拔，当他不在身边时，她不断给他打电话，要他找理由到这县里来。有时候他去一下，有时候他说没时间。他的躲避使她越发频繁地找他，找着想，为什么我就不能到他的城市去呢？谁能不让我去？

.....

在巡视了这个商务酒店的单间，并把中央空调的温度略微调高一点之后，穆童坐下来开始给他打电话。她拨通了他的手机。他对她的突然出现感到吃惊，迟疑了一下还是答应晚上8点来酒店和她见面。她问他能不能早点来，他说不能。挂掉电话，穆童有些不快——为他的不能立刻前来。她有些不快，还因为想到她花钱开出的这个房间就要白白地浪费一个下午。她没有大把的钱，也从不大把花钱。她花钱基本上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进酒店开房间在她已经是“壮举”了。如果不是想到晚上毕竟可以见到他，那她几乎就在这儿坐不住了。现在也许她应该出去走走？她乘电梯来到大堂，走到门口又改了主意：万一他下午又有时间了又突然来了呢，那么还是回到房间的好。返回电梯的途中她发现了设在这大堂角落的一间小型超市，拐进去买了几袋巧克力。他是爱吃巧克力的，尤其是美国的“好时”牌。穆童在超市也选了这个牌子，其中的“特浓纯奶杏仁巧克力”是“好时”系列中的新品，她愿意把这新品送到他眼前。她拿着巧克力回到房间，还是不知道怎样打发这个下午，就坐在落地窗前的小沙发上愣着。穆童有这种愣着的本事，当她发愣的时候，她的脑子可能一片空白，这种时刻的她更像是一株没有思维的病态的植物。她愣了一个下午，他并没有提前到来。后来门铃响了，是服务员问她要不要开床。她对“开床”这个词很陌生，猜测这也许联系着和床有关的某种服务。她不想叫服务员看出她的没见过世面，含混地说着可以，躲着服务员，再次离开了房间。

已是晚饭时分，穆童出了饭店选择了附近一家名叫“面爱面”的小面馆，要了一大碗香辣牛肉面。她一边吃，一边想到8点钟以后的事情，她和他每次事情过后都特别饿。如此说，她现在的吃面就仿佛是在为那件事情做着体力的准备。这使她有点不好意思，同时蔫了一下午的情绪却也一下子激昂了起来。吃完面，她快步回到酒店。街上闷热难耐，不过半个小时，人已是满头大汗。她进门直奔卫生间，飞速冲了个澡，又站在镜前弄弄这儿，弄弄那儿，终于把自己收拾利落。从卫生间出来，穆童这才看见了她的面貌一新的床：淡花床罩已被揭去，露出衬

有洁白被单的薄棉毯。松软的枕头被拍得更松，棉毯沿着枕边掀起一角，毯下的床单亦是白得耀眼。这就是开床了，那掀起一角的毯子尤其令穆童喜悦，那就像是一个无言的邀请：请君入梦。

是的，请君入梦。穆童在这时还看见了躺在雪白被单上的一枝黄玫瑰，她在感受着浪漫的同时也预感到这玫瑰的不实用：他进门之后会像通常那样拥着她拥到床边，然后他压住她，她很可能就压住了那玫瑰。玫瑰是有刺的，没准儿她会被扎疼。她这怕被扎疼的预想太过具体，带有操作的意味。但是这有什么不好呢？穆童的浪漫和实际有时候是并用的。她从床上拿掉玫瑰，把它放在小冰箱上，这时门铃响了。她愣了一瞬间，看看手表，8点整。她去开门，有意放慢着步子，心却揪得很紧。她动作缓慢地拧开门把手，一个女人领着一个4岁左右的小男孩站在门口。

穆童显然不打算让这两个生人进来，但女人开口了，她问穆童是不是在等某某。女人的语气很文明，甚至可以说是礼貌的，但是不祥的预感还是袭上穆童的胸口。就因了这不祥，她才觉得不必回答也不必多问了，她下意识地侧过身子，给女人和孩子让出进屋的路。

是这样，女人告诉穆童，说她是他的妹妹。穆童自觉没有勇气问这妹妹的名字，她在心里暂且把她叫作“吴妹妹”，他姓吴。

是这样，吴妹妹又说，他今晚来不了了，他让我替他来一趟。

在这个不算宽绰的房间里，两个女人似都觉得空气有些膨胀。穆童忘记了请客人坐下，她们互相盯视着，在床和沙发之间那一小方空地上局促地挪动着脚步，她们差不多面对面转了两个圈，好比一种双人的、不必手拉手的舞蹈。转到第三个圈，穆童才想起让客人落座，她指指沙发。但是吴妹妹选择了床，她坐住床边，像占据了一个不可动摇的领地。她对站着的穆童说，你也坐。

穆童在沙发上坐下来，竭力使自己镇静。她并没有完全失控，她打算用沉默让吴妹妹继续开口，她想知道吴妹妹对她和他事究竟知道多少。穆童还是有点心眼儿的，这心眼儿的培育，基于她那相对闭塞的生活环境，基于她自我保护的本能。

是这样——吴妹妹又开口了，她说，这对你是很……很痛苦的事，可我答应了他的托付。他让我告诉你，你们的事没有结果。你看，他和我一样，我们都是有家、有孩子的，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不容易……我们……

穆童听明白了，她听得非常仔细，但这并没有妨碍她同样仔细地观察对面床上的吴妹妹。她觉得他这位妹妹是个风度很好的漂亮女人，她的妆容是简洁、清爽但却醒目的那种；她的衣裳——一套剪裁合体、质地不俗的乳白色裙装，给人一种盛装赴宴的感觉。还有她身边的孩子，孩子被她收拾得一尘不染。这母子二人组合在一起，就像刚刚拍完某种健康食品的电视广告或者正要去拍。有那么一小会儿，穆童甚至还从那孩子的脸上看见了他的某种影子。她想到，有些男孩子是像舅舅的。

这时，孩子已经不耐烦起来，两个枯燥的大人和一间陌生的屋子无论如何是不能把他吸引的。他凑到吴妹妹身边，揪着她的裙子一个劲儿地要求回家。

吴妹妹却没有要走的意思。也许她的话还没有说完，也许就是这些话了，但她需要穆童的一个态度——她不知道这个来自县城的女人对她刚才的宣布是什么态度。此时此刻的穆童也不想让这母子离开，她看见了桌上的巧克力，把它们拿给孩子，并亲自为他剥开一颗。巧克力使孩子安静了，看得出孩子不讨厌这样的糖。他把几袋巧克力一并搂到怀里，倚住床，津津有味地咀嚼起来。

穆童不能分析她为什么要用巧克力把孩子稳住，正是这母子给她带来了最坏的消息。也许，消息若是坏到了极致，那消息本身反而已经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穆童不想立刻放这两个人走。她是如此孤单，她在领受一种类似被出卖的尴尬的同时，却又非常需要这两个与他有着亲密关系的人在这儿暂留片刻，以使她那即将到来的更大、更尖锐的孤单再推迟那么一点。她沉默着，吴妹妹不得不再次开口。

他对我讲了你们之间的一切，吴妹妹说，我从旁看，你不要对他抱有什么幻想。他的电话号码都换过了，这不能说是他的无情，是他促使自己尽快恢复正常生活的一种不得已的办法——当然，世界这么小，你想找，总会找得到他，可……那样勉强的事，你觉得……

不。穆童打断吴妹妹，却不知下边要说什么，就又愣了起来，微蹙着眉。也许她暂时不想说什么，她就是要立即打断吴妹妹的“苦口婆心”。吴妹妹越是苦口婆心，她就越是显得卑微、低下、不伦不类。她真正要打断的可能就是那已经到来的卑微、低下、不伦不类。也就是在这时，她那乱了阵脚的思维突然就明晰了，她明白一切都结束了。她反而不慌了，也不再打算同谁作对，尽管还有那么点觑眼皱眉。不了解的人，会认为这女人要正式跟你闹别扭了。

你说“不”什么呢？吴妹妹问，并调整了一下坐姿，仿佛她等待的一个时刻终于来了，而前边的虚假平静都是为了铺垫此刻情绪的大爆炸。

穆童说，我说“不”，是不再继续的意思。

你真是这么想的吗？吴妹妹把身子略微前倾了一点。

我真是这么想的。穆童说，我刚才愣了一会儿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就这样和你们多待一会儿。在这儿我谁也不认识，从前我认识……穆童想说从前她认识他，但话到嘴边她打住了。她决心不再提他，她应该有不再提他的自知之明。她对吴妹妹说，在这儿我谁也不认识，但是现在，至少我认识你们，至少是这样。

至少是这样。吴妹妹机械地附和着穆童，并竭力揣测这是不是眼前的女人对她一种变相的讨好。她却不能肯定她的揣测。于是她忽然没头没脑地发问道，你为什么喜欢上树呢？你知道，他对我说起过。

穆童不想把这理解成吴妹妹的恶意，或说恶意的暗示，相反她非常愿意回答她这问题。因为她觉出了一种彻底的裸露感，和彻底的被推开感。他们，他们什么都知道了，不是吗。他们到底是他们；而她不过是一个她。她说她生在农村，家里兄弟姐妹多，到处乱糟糟的，她就经常爬到树上待着，这样可以不和他们说话，还可以偷懒少干家里的活儿。就是这样。

吴妹妹不再问什么了，穆童回答这问题是如此的乏味和没有诗意，让她信了。她不曾料到的是一切会这么顺利，顺利得都有点不真实了。但她又分明感受到了真实，就因为眼前的女人没有否认那上树的嗜好吧。她就站起来说了告辞的话，一边召唤已经滚在床上的孩子。她斟酌着用词，还是坚持问了一句：那你准备什么时候……离开？她就像要得到穆童最后的保证。

这是穆童没有准备的，难道吴妹妹希望她现在就走吗？她犹豫了一下说，明天早晨走，现在太晚了。

是啊，现在太晚了。吴妹妹也这么认为。

穆童没送客人上电梯，客人似乎也很怕穆童的远送。她们含混地道了再见或者没有再见根本什么也没说，房间里就只剩下穆童自己了。这时她知道她已是泪流满面。

她把自己放倒在床上无声地哭了一会儿，只觉得浑身发冷。也许她想过立刻就走，立刻离开这间讨厌的突然像个冰箱样的屋子。她觉得她没有在这儿坚持一夜的勇气；但是同样，她好像也没有拔脚就走的气概。假如这房间突然长出

一棵树来,说不定她会立刻爬到树上去,就像小时候躲避嘈杂和不愉快那样。她哭着,冷着,拽过毯子盖住自己的好像已经没有知觉的身体,并把失去了嗅觉的脸也蒙住。渐渐地,她就闻见了一股淡淡的奶香,和淡淡的巧克力香。她翻身坐起来,发现洁白的被单上到处都是浅棕色的小手印,这是那孩子的手印了,那孩子的巧克力手印。刚才她和孩子的母亲,谁都没有注意孩子一边吃着巧克力,一边在床上的造反。

她复又把摁着手印的被单盖在身上,因为她忽然觉得在这间愈加空荡的屋子里,只有这些小小的手印是有温度的。是它们抚慰了她的寒冷和畏惧,那些有温度的小手印,那些有温度的小巴掌焐住了她的似乎已经枯干的皮肤,她那皱成一团的心似乎也略微舒展了一点儿。她绝望却又清醒地体味着她那无以言说的难受,和最终超过难受的巨大忍受力。叫人觉得,这世间只要还有温度和气味,生活就还能够继续吧。就好比,树使她断绝了生育的可能,她却并没有对树憎恶终生。夜渐渐深了,她最终没有失眠,她睡着了。被单蒙住了她的脸,一只浅棕色的小巴掌正贴在嘴上,像是抑制了她的抽噎。

“吴妹妹”回到家来,他正坐在客厅抽闷烟。

他问她“见了”没有。

她说见了。

他问她什么时候走。

她说明天早上。

他说洗个澡,咱们……睡吧,孩子已经困成这样了。

她说我不困。

他说我不勉强你,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

她说,不。

他说“不”什么?

她说不“不”什么。

他观察着她说,你身上怎么弄得这么脏?

她低下头,见精致的裙子上有一些混乱的小手印。她想起来了,这是刚才孩子吃巧克力弄的。刚才她的精神太紧张了,根本就没有看见孩子在吃什么,在怎么吃。她更想起来了,想起919房间里那张干净的床,那床上想必也尽是孩子的巧克力手印。这令她有些不安,不知为什么,她有一种强烈的要返回酒店的念

头。这一夜她和孩子同睡孩子的小单人床,好不容易等到天亮,她悄悄出了家门,骑自行车来到酒店,直奔大堂总服务台。她问919的客人是不是结账了,总台说是,客人已经走了。

总台的回答让她的心咯噔一下落进了心窝儿,好像她是专程来验证919客人的去留的。她到底干什么来了呢,为什么她又非得跑上9楼去呢。她上了9楼,要服务员为她打开919房间,说昨晚她来919看望客人,她可能有东西丢在房间了,说她可以在服务员的监督下找东西。服务员为她打开房间,她径直向床走去,她看见被单的一角掀开着,有点皱巴,是有人睡过的样子。在被单和床单上,到处是她已经认识了巧克力小手印。她不明白为什么这人能够在这样脏污的床上睡觉,她睡在了这样的床上,那就好像是他们全家共同对穆童的作践——她知道她叫穆童。是的,全家也包括了孩子——为什么她能听任孩子在别人的床上摁手印?她的眼光定在那大花脸一样的被单上几乎不能移开了。服务员问她是不是找到了丢落的东西,她答非所问地却是有点指责地说,为什么你们不给客人换床单呢?服务员警觉地问:您到底是谁?

两年过去了,“吴妹妹”一家生活平静,她和他之间再也没有出现过那个名叫穆童的女人。有一天他下班回来,对“吴妹妹”说单位的新办公楼已经启用了,他的新办公室在9楼,919。她一下子变得烦躁起来,斜视着他,没头没尾地说,那次,我要带着孩子去,为什么你不制止?他散淡地吸着烟说哪次?制止什么?她说那次,夏天,919那次。他迷惑地说,什么919?

“吴妹妹”发现他不是装糊涂,他的确,的确是没能想起来。这让她安心,可她在安心的同时,忽然发现他夹着香烟的手势是那么别扭。常人吸烟是把烟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他却把烟夹在中指和无名指之间。为什么他要这样夹着烟?给人这样一种歪歪斜斜的不稳定之感?以前她怎么没有注意过呢?她努力在心中对他这种夹烟的方式闭上眼,也确认了她对他一种久已有之的难于承认的藐视。她不再和他烦躁,拐进厨房一边洗菜,一边专心致志地想着一点从来也不愿意多想、但从来也没有遗忘的心事:那年为什么她一定要领着孩子去那个919房间?那个穆童为什么会甘心裹住有着那么多手印的被单?那个穆童猜出她究竟是谁了吗?还是假装没猜透……她知道这是她永远无法知道的;她还预感到,这可能是她一生中不容易忘掉的最细小的几件事情之一了。

爱某个人就让他自由

□ 黄蓓佳

星期天,木子到我家里来打秋风。他单身一人,总是轮番着对朋友们搞突然袭击,不请自到。他跨进我的家门之后,就像鬼子进村一样,神经紧绷,面色冷峻,一声不响地往楼梯上跑,径直闯入阁楼上我的画室,把我近期完成和未完成的画作一幅幅翻开来,仔仔细细看,掏着耳朵,挖着鼻孔,挪前退后地看。看完之后,他松一口气,嘴巴一咧,自己对自己笑起来。我的画作还是那个水平,没什么创新,也没什么突破,位置介于画匠和画家之间,勉强能卖几个小钱。他放心了。

木子是个鬼头鬼脑的小个子男人,心眼儿也小,自己在事业上一筹莫展,就总是担心朋友们一夜成名,把他一个人孤零零地抛在原地。

他的担忧实在有些多余。吃艺术饭的人,三十岁之前还没有折腾出什么动静,以后的日子,纵有出息也不会太大。像法国画家亨利·卢梭那样,五十岁从海关退休才献身艺术,而后在主流之外独树一帜,成为大师,恐怕是艺术史上少之又少的特例。我今年已经四十岁了,成名成家的好梦早就止息不做,有一门手艺能够令我月月小有进账,全家衣食无忧,我已经心满意足。

木子从楼梯上轻轻松松下来,到厨房监督我做饭。他对饭菜的精美程度要求不高,一般情况下,油水足一点就行。也难怪他,平常一日三餐总用微波炉食品打发日子,嘴巴里肯定寡淡至极,对大鱼大肉的迫切向往是可想而知的东西。

他又开双腿,反身骑坐在一张靠背椅上,下巴垫着椅背,笑嘻嘻地盯着我看,把我看得心里发毛。

“有毛病啊!”我把菜刀重重地剁在砧板上,指责他。

他说:“我没有毛病。我要是出毛病,那就是有了情况,你该为我庆贺。”

“那你什么意思？你不正常。”

他“哧”地笑出来：“是马宏。”

我说：“马宏？”

他点头，非常肯定：“马宏。”他又说：“马宏这个家伙啊！”

我愣愣地张开嘴，一时间都忘了砧板上还搁着一块等待切割的肉。用不着木子再说，我已经明白了大概是怎么回事。马宏一定又被哪个女人黏上了，他有了新的爱情。不管他愿意还是不愿意，爱情漫溢的最后结果，他将要再一次步入婚姻殿堂。

“谁？不会是又一个待业女青年吧？”我问木子。

“不，人家在外事单位工作，正经八百的法语翻译。”木子语调怪怪的，显而易见地带着一种嫉妒和酸涩。

我又一次惊讶：“学法语的？”

“是啊。”木子说，“不是因为法语，他们之间还接不上茬。”

我在心里长叹了一声。可怜的马宏啊，哪怕他跟一百个女人缠绵交欢，爱了再恨了，结婚而后离婚，他心里始终横亘着居真理的影子——去法国读书，在法国定居，漂亮的、现代的、思想自由的居真理。他是一个生活在梦里的人，他的身子在现实的世界里随波逐流，好脾气地把迎向他的女人一一地接纳过去，抚慰和安置她们，不让任何一个人失望而去。他的灵魂却站在高高的云端，凝视居真理的身影，想她，爱她，渴望着有一天能够跟她终成眷属。他们一次次地相会，见面却又分手，完全是马宏个人的悲剧，性格的悲剧。

八十年代中期，马宏是市里一家历史最悠久的影剧院的职工，专门从事影院大门外电影海报的制作。木子刚从师范美术系毕业，教中学美术。我在出版社画封面插图。我们三个人分住在三家单位的集体宿舍里，在一次画展上偶尔相识，成为朋友。马宏的女友居真理那时候大学在读，学的是法语，高高的个子，有两条小马驹一样健壮漂亮的长腿，脑后束成一把的长发也总是像马尾巴一样快活地扫来扫去，把我们看得眼睛发直。马宏很为他的女友骄傲，他常常坐在城中广场的石凳上，眯起眼睛看身边来来往往的年轻女孩，而后挺直了腰板，不容置疑地向我们宣布：“走遍全城，你们找不出第二个像居真理这样的，绝不可能！”

这话我们同意。好女孩子可遇而不可求。我们很羡慕马宏的手段和运气。但

是公平地说,马宏自己并不比居真理逊色。马宏那时候已经是本市美术界小有名气的人物,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年轻轻地就加入了全国美术家协会,接下来有望成为新一届市美协的理事。他体型颀长,衣着整洁,常年跟颜料打交道的那双手总是洗得干干净净,手指修长柔韧,显得敏感而又多情。他的发式不像大多数年轻画家们那么夸张,长短修剪得恰到好处,发梢微微有一点自然卷曲,仰天或低头的时候,柔软滑顺的头发会跟着他的动作无声流动,时而披散时而聚拢,黑色细沙从指间簌簌泻下那样的感觉。最出奇的是他的眼睛,羊羔一样漂亮和温顺,眼中总含着笑意,温润和略带羞涩的笑,瞳仁的颜色还特别浅,眼皮四周是一圈油润的光晕,这就使他的目光特别温暖而朦胧,带着冬夜炉火的诱惑,会把女孩子的身心看得发软,融化,战栗,甚至迷乱。

马宏自己并不清楚他目光的杀伤力,那时候他只对居真理忠诚,对别的女孩子,无论是妖娆的,娇媚的,还是清纯的,似乎都没有太多兴趣。这使得我和木子嫉妒得咬牙。我们一直都渴望得到哪怕只有他十分之一的体貌上的优势,这样就不至于让我们在对女孩子的进攻中屡战屡败。

认识我们不久,马宏遭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打击。

那一年,省外文书店在新落成的营业大楼里举办了一次规模甚大的国际图书展。无论从展览的内容还是形式来看,那一次的活动都是盛况空前的,是令我们这些没有机会出国见世面的小人物大开眼界的。

我们三个人结伴去看过一次。而后马宏陪居真理去看过一次。最后一次马宏是一个人去的。马宏在一本图文并茂、装帧精美的法文图书前徘徊良久。那本书的题目是 *Le Souterrain de Paris*, 翻译成中文,应该是《巴黎的地下世界》。前一天居真理跟他一块儿翻看这本书的时候,对他讲过这本书的大致内容:在巴黎的城市街道下面30米的深处,还有另外一个被禁止通行的地下城,面积七百多公顷,纵横延伸近三百公里。过去的几百年间,这个神秘的地下世界里吸引了众多的走私犯、密谋革命者以及年轻的洞穴爱好者、酷爱猎奇的先锋艺术家。每年都有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秘密潜入进去,或者企图在非同寻常的世界里从事艺术创作,或是为了享受那里寂静的氛围,甚至为了举行某种神秘的仪式。这本书里写的就是巴黎地下的故事。书中大量的图片,拍的也是这个幽秘神奇的地下世界。

马宏徘徊在法文版图书展销柜台前的时候，心里有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念头：他要得到这本漂亮得像圣诞礼物一样的书，为居真理。他认为学法语的居真理会渴望拥有这样的一本法文原版书。

马宏指着书问书展的工作人员：“它卖吗？”

工作人员不屑地瞥了马宏一眼。马宏穿一条皱巴巴的卡其布裤子，手织的腈纶线毛衣，鞋跟磨损得半边高半边低的猪皮船鞋。工作人员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卖。”但是他接着又说：“你不会买。”

“你怎么知道？”马宏好脾气地问。

“太贵。”

“有多贵？”

“四百法郎。”

“……”

马宏不说话了。画海报的马宏别说四百法郎，就是四个法郎都拿不出来。他连常见的美金都没有摸过，法郎对于他来说该是一个多么遥远的东西。

但是马宏没有死心。他一心一意要得到那本书，其念头强烈得近似魔狂。趁展台工作人员转身去招呼另外一个顾客的当儿，他居然鬼使神差地抓起书来，迅速地塞进毛衣胸前，两只手交叉抱在胸口，面色紧张地往展厅大门处突围。

他不知道国外图书那时候都用上了条形码，购买之后要进行消磁。他走到门口，一只脚刚刚迈出门边，报警器滴滴地响了，他被展厅里的保安扑上去逮个正着。

在派出所拘留他的那段孤苦无助的日子里，他尝试着给他认为靠得住的所有朋友们打电话，寻求大家的帮助。结果去探望他的人只有我和木子。我给他带去一只烧鸡。木子带给他一套换洗衣服。木子的衣服他穿着太小，上衣紧绷绷绑在身上，裤子可怜巴巴地吊在脚踝处，这使他看上去更加落魄和悲惨。我给他带去烧鸡的同时，还带去了一个报社的记者朋友。我的用意十分拙劣：想借报社的势头吓唬一下派出所民警。我当着那些监督我们会见的民警的面，故意粗声大气地问他：“你有没有受到什么不公平待遇？”我看见他一边的脸颊肿了，眼眶处有一块青紫，嘴唇还留着血痕。我这么问的意思，是要他自己当着记者的面痛诉其不人道的遭遇，让一旁聆听的民警们自惭形秽。可是他不敢说。他用眼角的余

光瞥着旁边穿制服的民警，一再地强调，他在拘留室过得很好，人们对他都很客气，彼此之间相敬如宾。他反反复复提醒我的是，千万别把这件事告诉居真理，一点点口风都不能透出去。一个戴眼镜的民警同志听了之后问他：“谁是居真理？女朋友吧？”他又冷笑着说：“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马宏就悔过似的低下头，面红耳赤。

木子找他在市公安局搞宣教工作的同学帮忙说情，我卖掉了一幅林散之的草书条幅和一只下乡支农时收集来的古董笔洗，凑齐必要的罚款，这才把马宏领出拘留室的铁门。

马宏出门之后，被头顶灿烂的阳光照耀得无比幸福，他一手抓住我，一手抓住木子，感激涕零地说：“从此以后，我只有你们这两个朋友，我们是同甘苦共患难的兄弟。”

居真理很快知道了这段喜剧式的偷书故事。居真理知道之后非但没有疏远马宏，反而对他更加迷恋。她告诉我们说，马宏是为她的需要而犯罪的，世界上有多少男人肯为他们心爱的女人做出为人不耻的事情？她还说，如果有第二个肯为她偷书的男人，她也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爱上他，她把自己的身子一劈两半，一半给他，一半给马宏。

居真理这么说的时侯，我看到了木子在旁边偷偷摩拳擦掌的样子，好像他已经决定了也去为居真理偷上一本书，他要靠这本偷来的书得到居真理的半个身子。可是我知道，木子不是马宏，他没有这种奇思异想的浪漫，更没有这样孤注一掷的疯狂，所以他是得不到居真理的。

很久以后，我们三个人又一次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马宏坦白道，其实他偷书的动机不完全是为居真理，他自己也对书中的内容十分好奇。他看见图片上拍摄出来的巴黎地下世界石壁上的涂鸦，那些流浪者和先锋艺术家们写上去、画上去、喷涂上去的五彩缤纷的文字，心里有非常强烈的愿望，想弄明白那些文字的内容是什么，那些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和心理，想要面对这片幽冥之境表达出什么样的奇特心声。他对我们描绘出一幅温馨至极的情景：他和居真理双双脱光了衣服，躺在床上，他的光裸的胸口上竖着这本精装豪华的法文版图书，每翻到一幅图片，居真理就用她细长的手指点着图片中横七竖八的文字，一句一句地读出来，半猜半蒙地读出来。然后他们为那些文字的荒唐和混乱而大笑。居